做得更好些

凌启渝

如果多留个心,或有时就在无意中,我们会看到一些新事,遇到想把工作做得更好的人。我们会点个赞,给个跷大拇指表情,或者用上海话里的同音同义字说声,“赞”。

大热的天,走在人行道,远远瞥见有洒水车开来,我下意识朝里一步,准备避一下那扇形的喷水。没想到洒水车开过,水刚好浇满路面。定神看,人家革新了:原本喷水是“外八字”,现在改装到底盘下,两侧向内对喷,水冲路面再洒开,不碍行人、单车。赞的。

在网上听到过一段感人的声音。短视频中,护士小姐姐托着嚎啕大哭的新生儿,哼着长长的“啊”声。宝宝渐渐地,配合着,不哭了,眯眼睡。网友佩服调侃“一口气够长的”。护士留言:“以为姐姐是呆瓜吗,有的宝宝是不听手机播放的,就得自己发声。”娃娃有幸,有姐姐的呼麦陪伴入睡。

说到网上,也有不少改进。就说“上海发布”公众号,“小布”并不一本正经,而乐于轻松互动。有天,官网连发风雨雷电三个预警,还正好三种颜色。预警自然一字不差,而小布在聊天室的提醒则是“小黄小红小橙都在门外候着了。”有人留言:“小布明天你替我上班算了,我在家躲雨。”小布说:“快睡吧,梦里会实现的。”小布的梗不少,招人喜欢,也不误事。

有的好措施,则源自国家的新政。比如,人口政策一调整,北京轨交很快跟上,所带儿童身高1.3米及以下,都可享受免票,不点人数了。还温馨提示,过闸时“儿童在前,成人在后”;带孩多了(带三五个也行?应该是吧,没说不行),找地铁人员刷工作卡,让孩子们一个一个过,更安全!

还有尊老的。60岁以上的老者去医院,有的App有“助老打车”优惠。叫车不必输入出发点,出租车定位自来接;也不必输入哪个医院,按键就叫车。老人不会取券,可以让小辈先取好,上车再人脸识别。医院返回怎么办,备有“返回起点”键,不过需要自己掏腰包了,因为每季度限一程。

不过,有的好事情做着做着也会改,像扭秧歌那样“进三步退一步”。有位朋友讲了个见闻,说是在上海著名的某医院,一对老夫妻需要采血化验,取号时发现“可优先年龄”不久前从70岁提升到80了,所以,抱歉。他俩倒还理解,自嘲不算太老,还需努力。

边看边聊

“七老八十”的事让人五味杂陈,想必医院也是无奈;可有时就只是懈怠了,事情就做得不好。

医院的发药单上打印着“20.00”(片),我劝自己理解,毕竟真可能有发半片药的场合。但你说一对小情侣去吃饭,点菜单上打印的是2.00位,就有点滑稽,还有点扫兴了。几口人,谁会用上小数点呢?其实那都只是改一下设置而已,如果不当回事,就不灵光了。

记得有次出地铁站,十字口路牌标着“东788-西900”,我是要去906号,自然朝西过了马路。走很久才见到第一个门牌,已是910,过了。迎面走来的老阿哥一听就明白,让我随他过马路回到东边。原来,“老土地”都知道这个路牌写错,有人反映过,没有人理会。

说起路牌,倒想起电视里看到过的东莞街头,路牌还“兼职”灯箱,天一暗,路名五颜六色亮出来,显眼又喜庆。你看,动一下脑筋,办事就是漂亮。还说不定,人家那路牌,白天还兼太阳能板呢。

对了,突然想起,我路遇“内八字”洒水车时,好像没听到1-3-5-3的喇叭声。这些音符入耳,是会化成“大家让开”沪语腔调的。如果今后,洒水车尽管不必提醒避让,仍旧哼着这段“乡音”逛街,上海人是会再多说一声“赞”的。

滚龙丝瓜

西坡

滚龙丝瓜是一道家常菜,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一道家家常常吃的菜。其中的技术壁垒乃是刀功——把一根有点尺寸的丝瓜,一刀一刀地切成薄片,片与片之间不能断掉;然后把这根经过烹饪的“藕断丝连型”丝瓜,盘诸一只圆形瓷盆里,令其外表看上去像一条在地上匍匐翻滚的蛟龙,故名滚龙丝瓜。

当然,那是我理解的概念,业界怎么定义,我不知道。

从一道合格菜肴的基本要求(色香味形)上论,滚龙丝瓜在“形”的权重方面的考量确实偏多。不过,如此费神费力操弄,对于提升“色香味”水平并非没有什么帮助。

丝瓜是一种外观清淡、结构松弛、滋味寡涩的蔬菜,“滚龙”一下,也许便于它引收外来种种好处,进而释放自身潜能,增强天然禀赋,成就一种新势力。李渔《闲情偶记》谆谆关照厨师,“煮冬瓜、丝瓜,忌太生”。怎样使得丝瓜快速断生又不致烂熟?把食材处理得小些薄些,应该是比较妥帖的选择。

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菜部·丝瓜》中说,“丝瓜,唐宋以前无闻,今南北皆有之,以为常蔬……嫩时去皮,可烹可曝,点茶充蔬……其花苞及嫩叶、卷须,皆可食也”,传递出的信息量极大。

“唐宋以前无闻”,说明作为舶来品的丝瓜在汉代、魏晋南北朝恐怕都没留下文字记载,也说明它尚未有效地介入先民的日常生活。事实上,能够获得关于丝瓜的片言只语,在宋代才有可能。宋人杜汝能(北山)有《丝瓜》一诗:“寂寥篱户入泉声,不见山容亦自清。数日雨晴秋草长,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写得清浅可颂,可是,当时丝瓜派了什么用处,我们无法揣摩。宋人君端《春日田园杂兴》里提到:“白粉墙头红杏花,竹枪篱下种丝瓜。厨烟乍熟抽心菜,簟火新干卷叶茶……”可惜,诗里“种丝瓜”与“厨烟乍熟”是否一定存在逻辑关系,我还看不出。倒是宋人陆游直截了当,《老学庵笔记》“谢景鱼名沦涤砚法”条中说:“用蜀中贡余纸,先去墨,徐以丝瓜磨洗,余渍皆尽,而不损砚。”原来,谢氏用丝瓜络来清洁砚台,十分精明。宋代另一位诗人赵梅隐写过《咏丝瓜》:“黄花褪束绿身长,白结丝包困晓霜。虚瘦得来成一捻,刚偎人面染脂香。”有把丝瓜当作化妆用的粉饼的嫌疑。

总之,丝瓜入馔,比较少见。

事实上,很多舶来的食材和香料,一开始往往并不是用作食材而是用作观赏植物或治病药物,如辣椒、番茄等,估计丝瓜最初的命运与之相差不大吧。

另一个现象也能证明丝瓜引入中土之初,大概率是一种洗涤工具。我们到异域旅游时吃大餐,很少见到丝瓜的影子。据说在西方丝瓜首先被考虑用来制作洗涤工具,类似我们熟悉的洗澡丝瓜筋或刷锅百洁布等。曾经,非洲某国一位元首访华,招待宴会上了一道“炒三丝”,他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丝瓜,大惊失色,原因是在他们国家里丝瓜很多,然而都做了洗涤工具,于是向中方官员讨教吃丝瓜的窍门,准备回国推广……

丝瓜炒蛋、丝瓜毛豆、丝瓜开洋、丝瓜香菇等,是普通家庭夏天的常馔,而酿丝瓜(肉馅酿入丝瓜)、丝瓜鲜虾盅(虾球酿入丝瓜盅)等,仿佛滚龙丝瓜,则是饭店的拿手活儿。

突然想起明人朱橚在《救荒本草》中的建议:“采嫩瓜(丝瓜)切碎炸熟,水浸淘净,油盐调食”,真可谓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救荒共美味一色”。

中国人之能吃善吃,于此可窥一斑。

上海人把“偷懒”行为叫作“偷丝瓜”,令人莫名其妙:偷啥不行,非偷丝瓜不可?再者,“偷丝瓜”咋跟“偷懒”挂钩了捏?倘若知晓“东家墙根种丝瓜,西家院里开黄花”这句俗语,脑瓜子顿时开窍——丝瓜野蛮疯长,轰轰烈烈,喜欢乱蹿,隔壁人家无须付出便可坐享其成,且因“恶小”至微不足道而难生内疚,那不就是“偷丝瓜”的传神写照嘛!

季羡林写过一篇“杨朔式”的散文——《神奇的丝瓜》,末尾一节说道:“上下数千年,纵横几万里,从也没有人说过,丝瓜会有思想……”一根丝瓜让大学者陷入百思不得其解之境,不得不说,形势比人强啊,丝瓜可以烧菜,也可以烧脑!

五彩滩 侯伟荣 摄

乡村田园之恋

周建梁

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,对于远方的游子们来说,家乡,到底是什么?我也曾不止一次地回答,家乡,是晨风中母亲煮粥时生起的缕缕炊烟,是夕阳下父亲干活回来时欢快的脚步声声。滚烫的夏天,浩浩荡荡的葱翠铺满了大地,阵阵晚风缱绻在我的窗前,情不自禁偷回一帧帧美好的光阴,回忆起从前在家乡的快乐时光。

依然记得,那些年的夏天,一阵一阵好似天籁之音的蝉鸣蛙声,装满了整个少年时代。在家乡的蝉鸣,完全不同于城市里那种特别吵闹的蝉鸣,而是一种有温情的叫声,高低错落,此起彼伏,仿佛美妙的乐曲。伴随着蝉鸣,还有稻田里、河岸边的蛙声,清脆响亮,荡气回肠,落落大方,连成一片,弥漫家乡的上空。听着这些悦耳动听的声音,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仿佛都被注入了强大的活力,心中的理想踩着叫声的鼓点而发酵再发酵,放大再放大,飞扬升起,翩翩起舞。

依然记得,每年七月底八月初,是异常繁忙的“双抢”时节,先割稻,然后翻田,再插秧,构成了“双抢”的三部曲。我最拿手的是割稻。午后的蔚蓝天空下,一阵热风吹过稻田,稻浪翻滚,此起彼伏,荡漾起层层叠叠的波浪。母亲和我头戴草帽,挽起衣袖,弓着身子,不停地割着稻。每当我累得不行时,母亲总是给我鼓劲,让我先喝点水、休息一会后继续割稻。母亲似乎有着耗不完的体力,眼里始终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光芒。割稻的镰刀,像一阵阵旋风,不停地飞舞在稻浪之中,刀刃映着太阳的光辉,炫目而光亮。我们的身后,一摞摞水稻平整地躺在地上,像一片金色的海洋。父亲则用宽厚的肩膀,挑起一捆捆水稻,快步流星,健步如飞,挑回家后放在屋前的水泥场地。尽管夏天的天空很高,但还是比我父亲矮了短短的一截。

依然记得,风清月高、星光点点的夏日夜晚,在那个寂静的小村庄,我和小伙伴们躺在屋前水泥场地的草席上,听爷爷讲《杨家将》《呼家将》《隋唐演义》……晚风阵阵,处处悠然,草虫呢喃。星空下农村孩子们全神贯注倾听历史故事的表情,每一双在黑暗里渴望知识、熠熠闪光的眼睛,一直珍藏在我心灵最深处。

今晚,在夏日温柔的晚风中,我又一次身披漫天繁星,感受星河滚烫,沉浸静谧夜色,时光荏苒,却一如从前——这也许就是我的田园乡村之恋吧!

青海高原往事

陈剑明

1951年7月,我响应国家号召,投军从戎,报名参军,被西南军区气象军事干部学校录取入伍受训,1952年毕业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气象兵,有幸被分配到青海工作。1952年10月我和来自西南、西北、东北气象军校的战友,经过几天几夜、数百公里的长途行军,来到了青海高原三江源头的黄河沿地区,参加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国家级基本气象站的建站工作。

黄河沿现在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政府所在地。“玛多”藏语意为“黄河源头”。在那里看到的并不是人们印象中那样汹涌澎湃而浑浊的黄河,而是一条宽十多米、水深仅为二三十厘米、清澈见底、缓慢流淌的小河。此时的黄河沿已经是冰天雪地,气温全天在零下20-零下30摄氏度。这里海拔4400米,氧气稀薄,稍一活动就气喘吁吁,大家普遍感到头疼、胸闷、呼吸困难。喝的开水不足70摄氏度,吃的是僵硬馒头和夹生饭,一日三餐的菜全是硬邦邦的大头菜(卷心菜)、萝卜、土豆。住的是土房、帐篷,白天戴着皮帽,穿着老羊皮大衣,脚蹬毡靴;晚上在半封闭的土房内,即使铺着狗皮褥,盖着厚棉被外加羊皮大衣裹得严严实实,仍然是双脚冰凉,久久不能入睡。

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气候、艰苦的生活条件下,我们这批当时年龄都不足20岁的青年气象兵,开始了艰辛的建站工作。大家日夜奋战,用了10天左右时间,在冻土层厚度达30多厘米的土地上,完成了仪器安装、各种图表制作以及观测、发报等一系列业务工作的准备。1952年11月15日北京时间0时起,黄河沿气象站正式开始了气象观测记录;2时向兰州—北京发出了第一份加密天气电报。从此揭开了新中国在青海高原、黄河源头探测大气风云的历史,全国天气图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气象站点——黄河沿(现名为玛多)。

高原天寒地冻,几乎一年四季都需要烤火取暖(也兼管烧水、煮饭),燃料自然成了第一要件。我们就地取材,每人拿一只旧麻袋或两人合用一只大麻袋到草滩上去拾牛粪块。起初用不了走多少路,很快装满回站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站址周围已无粪块可拾,于是越走越远。有一次,站上几位同志渡过黄河到南边去拾牛粪和砍草根,结果迷路深夜未归。惊动驻军,连队派出一个班的骑兵过河寻找,才使他们安全归来。后来军区领导派来专车在运送器材的同时,给站上运送了一些煤炭,解决了取暖的需要,但牛粪块仍然是我们不可缺少的燃料之一。可能有人不相信,我们在用牛粪取暖的同时,经常在铁皮火炉上把冷馒头放着烤热,焦黄的馒头吃起来还感觉特别清香可口呢!

荒无人烟的黄河沿经常有野兽出没。入夜,我们常听到野狼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嗥叫声。一天傍晚,夕阳西下,我和一位同志去拾牛粪,突然在前面约100米处的山坡下,发现一只褐黄色皮毛的野狼两只发亮的绿眼正直愣愣地望着我们。我们两人马上停下脚步,那只狼也一动不动与我们对峙着;我们横向走动了几步,那只狼也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动了起来。如此反复,好像我们与它踏着统一的节拍在共舞似的。当我们又一次停步说话的一瞬间,野狼突然飞快越过小山头不见了。事后我们从部队老战士和站上青海籍同志那里才知道,原来野狼孤单一只时也是害怕人的。

黄河沿当时除了一个连队驻军外,就我们气象站十几个人和四名空军航站小组人员。气象、航站两个单位联合组成了一支篮球队,与连队篮球队经常在简易的球场上进行友谊赛。我们头戴皮帽、身穿棉衣甚至皮大衣,脚蹬毡靴,你来我往。“全副武装”加上高原缺氧,半场球赛下来,人们气喘吁吁、满头大汗。但这也使荒凉的高原上空荡漾着欢乐的笑声,充分体现了那一代青年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。

七十年过去了。如今青海高原与全国一样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城市、农村、牧区都旧貌换新颜;各族人民脱贫奔富、生活幸福。但当年的艰苦创业、开拓精神仍然需要继续发扬光大,这就是我,一名九旬老人撰写这篇平凡无奇回忆文的初衷所在。

七夕会

笑对“显老”

黄崇义

五十岁时,骑着助动车在中山南路制造局路等红绿灯,凑上一位年纪与我差不多的外地大妈,一声“大爷”询问九院去处。系我“显老”的第一次打击。也没多在意,也许是人家问路的客套。

待第二次的打击,却来得实实在在了。

也是这把年纪,去黄陂南路建国东路转角一家手机店购物。店主与我拉家常,说我年纪与他差不多,也已退休了吧。硬生生将我年龄拔高了10岁。

嗣后,“显老”的打击也就纷至沓来成为常态。

这一段时,居莘庄,上班在虹口,常坐地铁。我上车是不盼望人家给我让座的。也就常躲一隅,避开人家发现的目光。还是常被好心人捕捉到,目光对视后,招呼着坐过去。这算哪门子事。其时我是个骑行爱好者,每天60公里行程骑行量,何须照顾?

一次出外晨跑,上街沿走来了一老妪,也没碰着她,却遭到她一阵数落:这么大的年纪,还跑什么步!老相也成为跑步的罪过。

与年轻人一起出外办事,明明我是主角,对方正眼不瞧,当不存在;偶尔手机付款,转账操作,超乎了年轻人的认知,便换来了这么大年纪还能的赞叹。

于一片“称老”声中,也学会了自嘲来解脱。人家问我年岁几何,五十岁时说六十岁;六十岁时说七十岁;现七十岁说八十岁。采取主动,一步到位,免他人称老的打击。

五一长假,出游青岛,结识老潘。他与我同岁,52年生人,因之满头白发,笑告我人家说他已有90岁了。

对人家说他的老,并未如我般耿耿于怀,仅是说笑而过,云淡风轻,并不当回事。他的不服老的豪气仍在。团队用餐,他说,我一个人可以吃你们三个;海边观景,全车的人就数他穿得最少,仅一恤衫。

在老潘面前,我也会受到感染,对自己的“显老”豁达些,不纠结些的。

健康